

设计无学科

Design Without Discipline

克雷格·布雷姆纳^[1](Craig Bremner)

保罗·罗杰斯^[2](Paul Rodgers)

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 2013 年（第 29 卷）第 3 期。

-
- [1] 克雷格·布雷姆纳现为澳大利亚查尔斯·斯特德特大学设计教授，曾为诺森比亚大学设计教学法教授，堪培拉大学设计教授以及设计和建筑学系主任。布雷姆纳教授着力研究对一些现象的理解方法。例如，我们怎么会、为什么会对设计体验知之甚少？为什么“不知”是我们实践的重要起点？他的一些研究方法的运用追踪了格拉斯哥的生活经历，如去银行、开汽车。他还策划过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的设计巡回展。
- [2] 保罗·罗杰斯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设计学教授，《设计研究》(*Design Studies*)以及《设计创意与创新》(*Desig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杂志编委。他的设计研究涉猎广泛，并取得了出色的成果。2009 年加盟诺森比亚大学之前，他是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高级讲师(1999—2009)，剑桥大学工程设计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曾先后获得密德萨斯大学设计本科和研究生学位，以及威斯敏斯特大学产品设计博士学位。拥有 20 多年的产品设计研究经验，曾多次主持英国研究理事会研究项目、苏格兰政府和灯塔（苏格兰国家建筑设计和城市中心）资助的设计项目。已在书籍章节、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 130 余篇。

1. 引言

从专业、文化、技术和经济等不同视角来看，设计再次陷入了危机之中。然而，目前的危机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近 20 年前，亚当·理查森（Adam Richardson）就曾在他的文章《设计师之死》（*The Death of the Designer*）里强调过设计的身份认同危机。理查德在文中提醒大家，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意大利激进设计运动时期，设计危机就已经存在了。^[1]此外，几乎与此同时，丹·弗里德曼（Dan Friedman）在其著作《激进现代主义》（*Radical Modernism*）中，从历史的角度指出设计正处于危机之中，并在历史性转型时期寻求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平衡和愿景。^[2]弗里德曼在书中强调指出，设计师有责任避免专业过于细分，并将自身所从事的工作视为更加宏大的文化背景中的重要创造性活动。

最近，也有人从学科的角度提出设计处于危机之中。当然，这种危机状态并不只限于设计——大多数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时点都会处于危机状态。然而，最近有迹象表明，设计在寻求方法论上的彻底改变，这确实说明设计作为一门学科“正处于危机状态”。^[3]围绕研究方法和设计的激烈辩论，显然吸引了很多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兴趣，但这些讨论似乎忽视了学科研究中的一个普遍认识，即关于研究方法的如是讨论本身就表明一个学科“处于危机状态”了。^[4]奈杰尔·克罗斯

[1] Adam Richardson. “The Death of the Designer”. *Design Issues*, 1993, 9(2): 34~43

[2] Dan Friedman. *Radical Moder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Joyce S. R. Yee. Craig Bremner. “Methodological Bricolage—What Does It Tell Us About Design?”. *Proceedings of the Doctoral Education in Design Conference*. Hong Kong: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1. 181~190

[4] John Law, John Urry. “Enacting the Social”. *Economy and Society*, 2004, 33(3): 390~410

(Nigel Cross) 提醒我们, 在设计研究领域这样的问题每隔 40 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 由此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 罗斯描述了在 20 世纪 20 年代, 研究是如何专注于开发科学设计产品; 而后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 注意点又转移到了寻求科学的设计过程。根据罗斯的年代演算, 我们现在正经历着另一场设计的研究方法的开发和运用危机,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20 年前, 理查森在其文章中提出, 设计“……在身份认同、目的、责任和意义上都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并且“……从设计的从业现状来看, 需要认真考虑该职业的生存能力, 需要研究它的范围, 需要重新考量它的价值”。^[2] 鉴于设计为其学科范围问题争论不休, 本文试图探讨设计的危机问题。

2. 设计职业的严肃性

唐纳德·A. 诺曼 (Donald A. Norman) 在其著作《情感化设计: 我们为何喜欢或讨厌日常用品》(*Emotional Design: Why We Love (or Hate) Everyday Things*) 的后记中讲到, 我们都是设计师。^[3] 然而, 堪称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迪特·拉姆斯 (Dieter Rams) 却声称, 他“……为设计这一名词的不断贬值所困扰”, 并且发现自己“……现在因被称为设计师而感到有些尴尬”。^[4] 为了对付这种意义的贬值, 他建议认真对待设计学科, 并且应

[1] Nigel Cross. “Designerly Ways of Knowing: Design Discipline Versus Design Science”. *Design Issues*, 2001, 17(3): 49

[2] Adam Richardson. “The Death of the Designer”. *Design Issues*, 1993, 9(2): 34

[3] Donald Norman. *Emotional Design: Why We Love(or Hate)Everyday Thing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213

[4] Matt Warman. “Dieter Rams: Apple has Achieved Something I Never Did”. *The Telegraph*, June 7, 2011. 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apple/8555503/Dieter-Rams-Apple-has-achieved-something-I-never-did.html, 2012 年 3 月 13 日访问。

当认识到设计“并不只是为了以某种方式人为地提升产品的价值而放在产品名字前面的一个形容词”。^[1]

作为1991年发表于《设计问题》杂志的“慕尼黑设计宪章”的签署者，拉姆斯了解设计在当代生活各方面所肩负的责任。^[2]该宪章指出，设计必须关注“经济和生态、交通和通信、产品和服务、科技和创新、文化和文明，社会、心理、医疗、身体、环境和政治问题，以及各级各类社会组织”。^[3]现在，20年过去了，拉姆斯需要再次提醒我们“……设计是严肃的职业，为了我们未来的幸福，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项职业……”^[4]

如果我们遵照唐纳德·诺曼和其他学者的话，“……我们大家都是设计师”，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证据，表明“非职业设计师”正成为一种逐渐增长的趋势。^[5]但是对于这一学科而言，更为紧迫的话题在于对设计为王的争论——从日常用品的设计，到城市、景观、民族、文化、身体、基因和食品生产方式的设计，到旅游的方式、汽车制造甚至克隆羊的方式的设计。^[6]事实上，早在生物科学和金融服务经济出现之前，埃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Rogers）就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设计所涉及的领域：“……从勺子到城市”。^[7]甚至在凡事都成为设计，

[1] Matt Warman. “Dieter Rams: Apple has Achieved Something I Never Did”. The Telegraph, June 7, 2011. 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apple/8555503/Dieter-Rams-Apple-has-achieved-something-I-never-did.html, 2012年3月13日访问。

[2] Dieter Rams et al. “The Munich Design Charter”. Design Issues, 1991, 8(1): 74~77

[3] Dieter Rams et al. “The Munich Design Charter”. Design Issues, 1991, 8(1): 75

[4] Warman. “Dieter Rams”. 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apple/8555503/Dieter-Rams-Apple-has-achieved-something-I-never-did.html, 2012年4月11日访问。

[5] Norman. Emotional Design: Why We Love(or Hate)Everyday Things. 225~226

[6] Bruno Latour. “A Cautious Prometheus? A Few Steps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Design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Peter Sloterdijk)”. Keynote Lecture for the Networks of Design meeting of the Design History Society. Falmouth, Cornwall, 3rd September 2008, Sciences-Po (2008)

[7] Deyan Sudjic. The Language of Things: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of Desirable Object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9. 34

以及诺曼声称我们大家都是设计师之前，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zlo Maholy-Nagy）就在包豪斯（Bauhaus）构建了他的教育理论，其核心就是“人人都有天赋”这一基本概念；^[1]约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随后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进一步拓展了莫霍利·纳吉观点的适用范围。^[2]所有这些慷慨陈词都表明了蒂埃里·德·迪弗（Thierry de Duve）所描述的艺术教育从学术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在这种模式中天赋被创造力所取代。^[3]天赋存在于为数不多的必备技能之中，然而创造力是普遍存在的，需要的只是表达的媒介。德·迪弗批评中的现代被后现代所取代。在后现代中，态度取代了创造力，态度需要一种“实践”来实现它的形式。大概 20 年之后，我们想象着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设计实践，只是在追赶潮流而已。

拉姆斯为“设计”一词的不断贬值而感到痛惜，因为设计是很严肃的实践。埃托雷·斯考特赛斯（Ettore Scottsass）在很久以前就警告说，设计具有深刻而持久的伦理和政治维度，并且要求我们认识并考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正在改变的世界（我们的人类学上的条件），因为尽管设计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但它也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4]数字科技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和设计规划之间关系的改变，由此引发了对于设计严肃性的思考。数字科技不是设计规划“可能的未来”，而是生产一个“别的”世界的设计。在这个世界，设计规划就是把“过去”归档。这一次，随着条件的改变，我们发现设计的学科性正在消解。

[1] Victor Margolin, Richard Buchanan. *The Idea of Desig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38

[2] Caroline Tisdall. *Joseph Beuys*. London: Thames & Hudson. 7

[3] Thierry de Duve. “When Form Has Become Attitude—And Beyond”. In: Stephen Foster, Nicholas de Ville, ed. *The Artist and the Academy: Issues in Fine Art Education and the Wider Cultural Context*. Southampton: John Hansard Gallery, 1994. 19~31

[4] Ettore Sottsass. “Conferenza al Metropolitan Museum 1987”. In: Milco Carboni, Barbara Radice, ed. *Ettore Sottsass: Scritti 1946~2001*. Milan: Neri Pozzi Editore, 2002. 327~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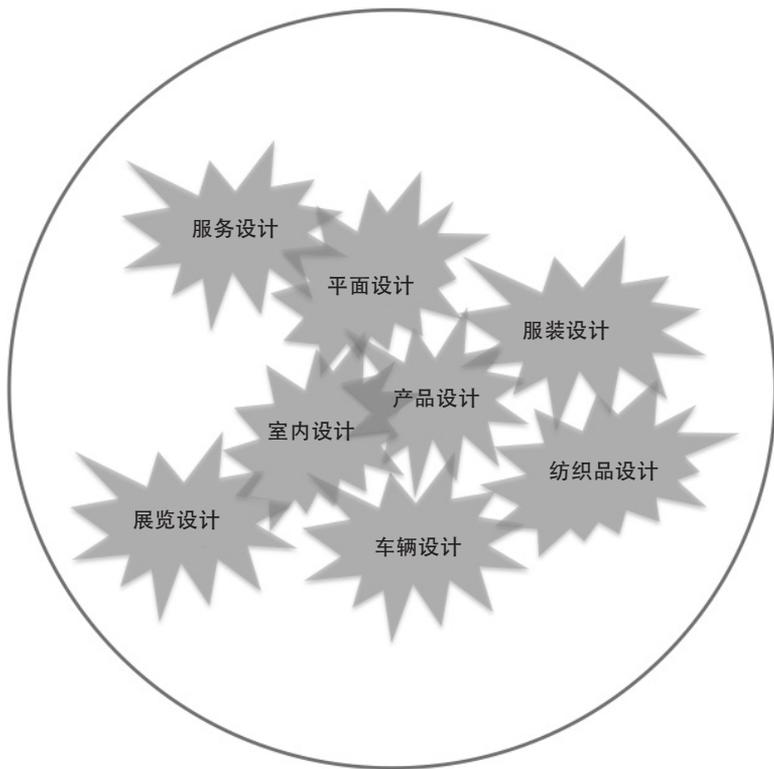


图1 设计学科界限的破裂和模糊化

3. (设计)学科的消解

那些曾经被视为独立的设计学科，诸如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纺织品设计和时装设计等，如今它们的界限已被打破，并且继续消解。^[1] 这些改变的关键在于人们认识到如今的职业界限存在不确定性，并且在传统设计学科领域之间的流动就业模式已成为常态（见图1）。

[1] Paul A. Rodgers. “Design Now”. In: John Marshall, ed. *Perimeters, Boundaries and Borders*. Manchester: Fast-UK Publishers, 2008. 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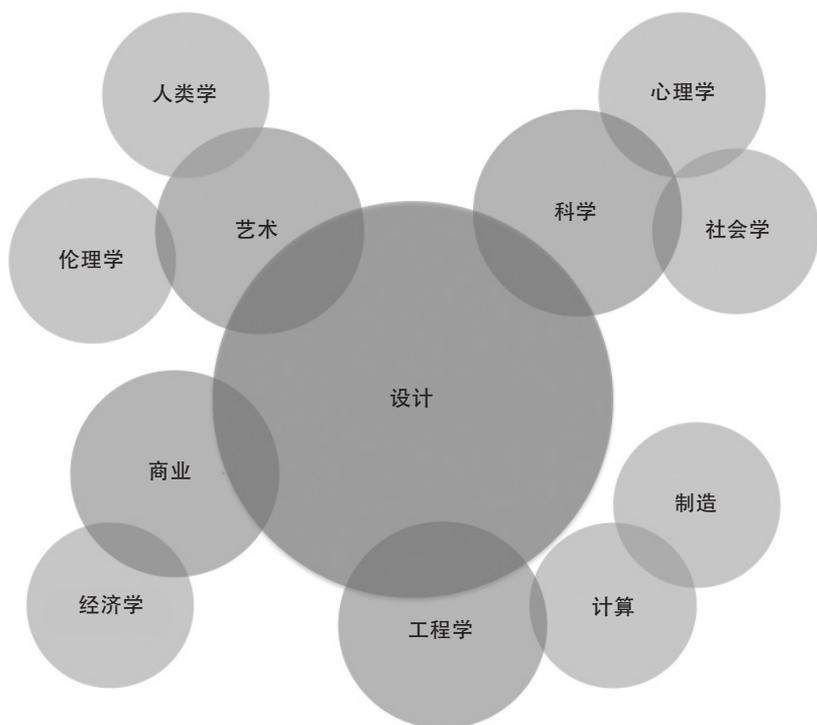


图2 设计作为当代设计的核心组成部分

3.1 设计学科界限的破裂和模糊化

此外，许多现代设计诉求，诸如音频设备、通信设备和电子产品等家用产品设计，需要设计师高度参与作为其项目的核心，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另外一些专门学科领域的支持，例如工程学、人类学、商业和其他专门知识领域（见图2）。

3.2 设计作为当代设计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

有关传统设计学科内的危机和分裂现象，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释，包括：

- 职业危机。当今的设计界是一个充满挑战和不断变化的舞台，专业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设计正

处于重大转型之中，因为过去由市场所驱动的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让位于如今更加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因此，今天我们正经历和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传统设计领域变得模糊，而新的协作能力催生出了新型的设计实践。^[1]阿特金森（Atkinson）相信，这种改变对于设计本身算不上多大危机，但对设计职业造成了危机：“后工业时代的制造业需要一种新型的设计，这种设计可能使设计师的角色发生转变。”^[2]

• 经济危机。设计中的财务和专利使用费模式正处于危机之中。麦格沃克（McGuirk）最近在米兰家居展 50 周年爆料，绝大部分参展的设计师几乎都无力负担租金。2011 年 4 月的米兰，有 2700 多家家具知名品牌制造商在米兰国际家具展上展出了他们的作品，而其中许多灯具和座椅的产品原型都是由设计师免费制作的，他们希望能从专利使用费中获得回报。然而，正如麦格沃克所发现的那样；“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曾经和一位年轻的设计师交谈过，他正在和意大利一家知名制造商合作生产 5 个产品——这可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去年的专利使用费收入是 600 欧元，”他说，“（那可是）半个月的租金。”^[3]设计师的金融股降级是与全球经济的“金融化”同时发生的，这种“金融化”将所有交易都转变为一种衍生品，一种应对变化的保险形式。对于依托于变化的职业而言，这种发展可能意味着终结。

• 技术危机。在通信技术进步、新互联技术以及新知识配置的带动下，信息和计算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已经为创新实践提供

[1] Christopher Hight and Chris Perry.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 Design” .

Architectural Design, 2006, 76(5):5-9

[2] Paul Atkinson. “Boundaries? What Boundaries? The Crisis of Design in a Post-Professional Era” .Proceedings of the 8th European Academy of Design Conference .

Aberdeen: The Robert Gordon University, 2009. 34

[3] Justin McGuirk. “Designs for Life Won't make You a Living” .The Guardian, April 18, 2011

了新的机遇。^[1]海特(Hight)和佩里(Perry)提出,将围绕网络化通信基础设施的实践重构为新动力的渠道。^[2]信息和计算技术的重大发展带来了新的工艺和程序,个体因而能够参与数字化的设计和生产形式,但这让人怀疑他们对消费产品的熟悉程度。

因为这些职业、经济和技术危机,我们可以说设计的特点在于其流动和变化的实践形式,这种实践常常跨越和改变学科和概念界限。这种易变性意味着设计研究、教育和实践正在不断演变,并且“……正在出现新的设计杂合形式……他们是艺术家、工程师、设计师和思想家的组合”。^[3]

本文指出,设计范围还在继续变化,超出了(单个)学科的界限。现在设计包含众多学科视角,也就是说,它具有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y)的特征,并且需要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的工作。另外,出现了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在此若干学科共同创造了统一、持续、重大的成果,甚至促成了新学科的诞生。这已超越了超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的范畴,并形成了新的学科环境。其中,数字的全球化 and 扩散导致产生了新的联系,不再仅仅限于学科“中间”,也不能用“交叉”学科来衡量,甚至不能再认为它包含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系统。事实上,数字生成了一个“别的”维度,以至于我们现在需要考虑把“另类学科性”(alter-disciplinarity)或“无学科性”(undisciplinarity)作为未来设计最有效的方法。

约翰·克里斯·琼斯(John Chris Jones)在1998年就曾暗

[1] Michael Gibbons. Camille Limoges, 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2] Hight and Perry.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 Design". 5-9

[3] Daniel West. "A New Generation". ICON, 2007(43). 56-64

示了在设计研究中的“另类学科”和“无学科”的方式。他认为，对于设计师而言，博士学位要求本质上应该包括“一种能力要求，能够整合想象和理性、技术和艺术，显著改善工业生活及其产品的质量。要能够有效地把艺术和科学整合为一门新的学科，如艺术/科学。要取个名字，太难了！”^[1] 数字无视学科的那种规定性方式，让设计发现了自身的无学科性；正如我们所证实的那样，这种无视导致了学科的消解。加上设计薄弱的史学沉淀，我们认为设计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规划设计什么了。^[2]

4. 学科性

围绕学科性而展开的争论其实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许多作者围绕一系列的设计活动对多种学科观点进行了探索，这些设计活动包括建筑设计和工程设计。^[3] 戴可仕（Dykes）、罗杰斯和史密斯早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针对新兴的设计实践形式，提出了一种新的学科框架。^[4] 这种新的学科框架的目标之一就是在不断涌现的多种形式的设计实践、研究和教育背景下，更好地促进对相关活动和产出的定位和描述。

首届学科间研究国际会议是在 1970 年举办的。会上，埃里克·詹奇（Erich Jantsch）提出了一组分级术语，借以描

-
- [1] John Chris Jones. “PhD Research in Design”. *Design Studies*, 1998, 19(1): 5
- [2] Clive Dilnot. “Some Futures for Design History?”.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 2009, 22(4): 392
- [3] 有关建筑学，参见 Jane Rendel. “Architectural Research and Disciplinarity”. *Architectur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4, 8(4): 141~47; 有关工程学，参见 Tetsuo Tomiyama, Valentina D’Amelio, et al. “Complexity of 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CIRP Annal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07, 56(1): 185~88。
- [4] Thomas Dykes, Paul A. Rodgers, et al. “Towards a New 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Contemporary Creative Design Practice”. *CoDesign*, 2009, 5(2): 99~116